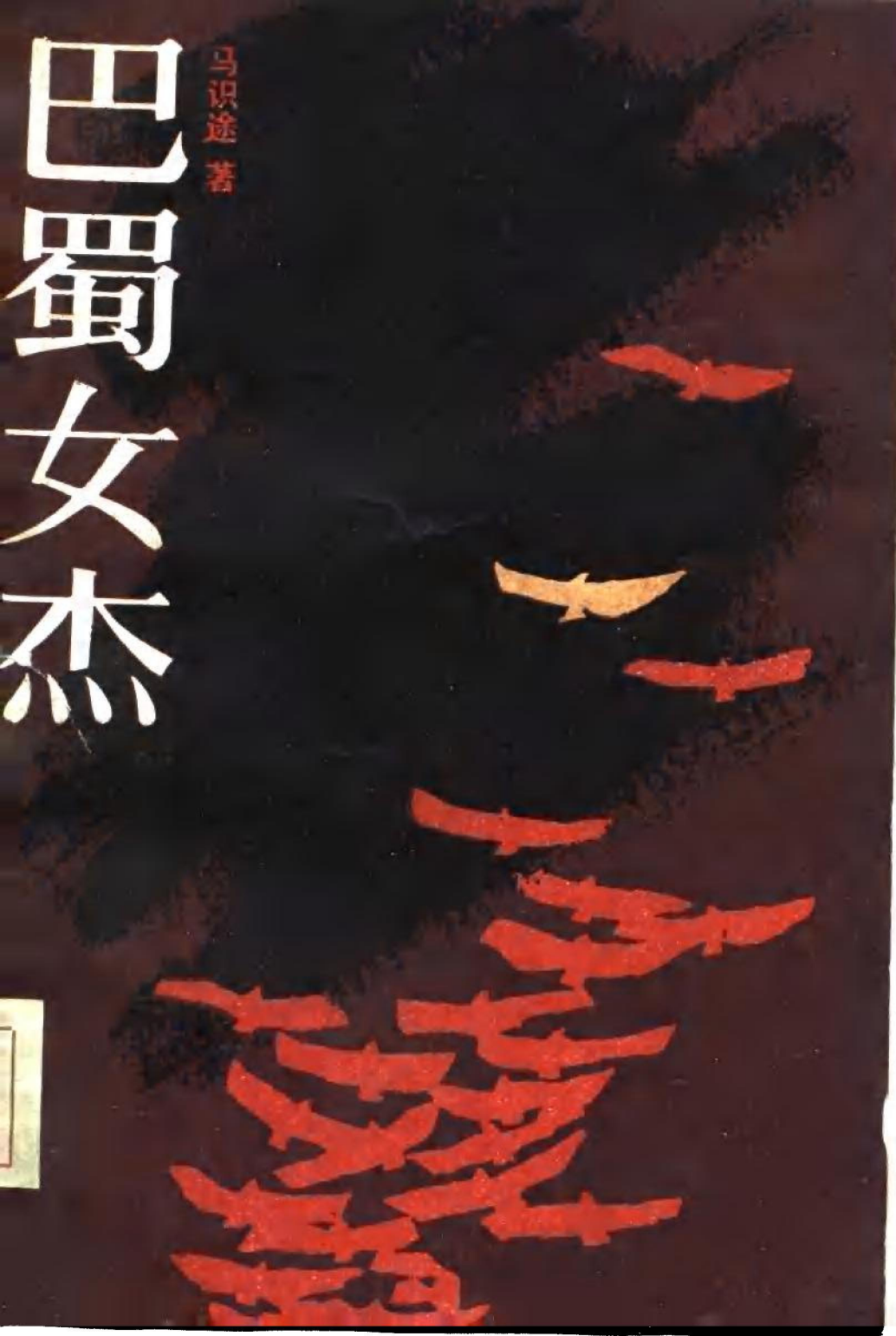


巴蜀女杰

马识途 著



86
I247.5
1876

3

BK2810

中国青年出版社

马识途著

巴蜀女杰



館圖
藏書

238191

内 容 提 要

巴山蜀水，地灵人杰。她直面敌占区的一片白色恐怖，冲出特务的重重防线，从巴山蜀水到延安，经过火与血的战斗洗礼，她又重返重庆，潜入大特务戴笠的心脏——高级特务机关，同战友一起，与军统上层人物周旋，同美蒋特务斗智斗勇，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险象环生的恶战，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出生入死，百折不挠，为我党取得了重要情报，被抓进敌牢后，面对腥风血雨和凶残的鹰犬，她们仍然进行斗争，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小说富有传奇色彩、重于情节的渲染和人物的勾画，大笔触的曲折描写中，有浓郁的抒情，主人公悲壮的命运，又令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

封面设计：陈晓红

插 图：陈晋容

巴 蜀 女 杰

马 识 途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3.5印张 6插页 291千字

1986年4月北京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9,400册 定价2.40元

第 一 章

1

这正是天高气爽的秋天。在川陕公路上有一部卡车在奔驰，正爬上大巴山的峰顶。从这卡车身上沾满的尘土看来，这一定是一部从四川运送货物到了西安，从西安返回四川的车子。车上只捎带了少量的货物，却卖了七八条“黄鱼”^①。几天的长途旅行，饱尝了西北的尘沙，又经受秦岭和大巴山崎岖山路的颠簸，几个黄鱼客都弄得满身尘土，疲惫不堪了。谁也不想说一句话，有的坐在车上垂头养神，有的在东摇西晃地打盹。唯独一个背靠着卡车车厢前面挡风木板的年轻姑娘，与众不同，虽然她的头巾上和风雨衣上同样沾满了尘土，脸上有同样难以掩饰的疲倦，可是她的兴致看来很高，正在聚精会神地欣赏这一周围的山景。从没有扣上纽扣的风雨衣看进去，她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旗袍，还套上一件鲜红的毛线衣，相当入时。她的脸蛋白里透红，眉目清秀，嘴角含春，颇有点大家闺秀的模样。是的，一路上大家都叫她张小姐，她也连声应承。

^① 黄鱼：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里，交通十分困难，卡车司机常私搭旅客，收取车钱，这种行为叫“卖黄鱼”，旅客便叫“黄鱼”或“黄鱼客”。

“又回到巴山蜀水来了。”她在心里这么说，却没有出声。现在虽然已经是秋天，家乡的山水，还是那么绮丽动人。朝雾象轻纱缭绕在高峰的颈上，恰如缠着一条透明的纱巾，山峰上的一片青松，倒象一头秀发。这山峰简直象是一个亭亭玉立、顾盼自如的美人。这和秦岭那边看到的落叶萧萧，草枯地黄的景象完全不一样。翻过大巴山，这里却仍然是一片青山绿水，林丰木茂，在一片连接一片的青色松林中，点缀着零星的红叶树林，特别显出秋天的艳丽色彩。一片闲散的白云在坚挺的白垩岩边游荡，掩盖了悬崖绝壁上隐约可见的栈道残迹。那栈道下，便是蜿蜒南去的嘉陵江，秋天的江水是这样的碧绿，象透明的翡翠。啊，那远方高耸入云的不是号称天下雄关的剑门山吗？车子将要爬进剑门，跨过涪江，进入千里沃野的川西平原，那锦江边的古城——成都，她的故乡，她的第一个目的地就要到了。

“哎哟！”一个旅客叫了一声，把卡车上正在打盹的旅客们惊醒了，望着那悬岩下面的万丈深渊不觉地叫了起来。

川陕公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在碎石路面上常常有坎坷不平的洼坑，卡车时不时地跳了起来，几乎颠到悬崖边上去，只要再向前一倾，便坠入深渊了。旅客们彼此望着，确信在这一带旅行常常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不觉都欣慰地笑了。过不了多一会儿，大家又在卡车的摇晃下，各人沉入自己的梦境。

张小姐并没有打盹，也没有理会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似乎还沉浸在她的沉思遐想之中。

“张小姐，没有受惊吧？”坐在张小姐斜对面一个行李卷上的男人问张小姐。

张小姐摇了摇头，微笑着望他一眼，表示谢意。

这个男人，看上去三十几岁年纪，一路上大家叫他李掌柜，

从他那一身打扮，一眼看出，他是一个在这一带旅途上随处可见的“跑单帮”的商人，他望一眼张小姐也回报以微笑，淡然的。一车上的旅客都知道，这位李掌柜和张小姐是在西安上卡车以后才认识的。

李掌柜上了卡车，和先上卡车的几位旅客打了招呼，问了姓名后，才问这位刚才上卡车的小姐：

“请问，小姐贵姓？”

“姓张。”张小姐回答。

她反问：“请问你贵姓？”

“姓李。在这路上跑点小生意。”

“哦，李掌柜。”

李掌柜把自己上卡车后在车厢前面挡风木板下占的一个好位子让给了张小姐，自己坐在卡车厢靠边的被盖卷上。张小姐客气一番，表示感谢以后，坐下了。大家对这位孤身长途旅行的女客人，总是寄以同情的，对于李掌柜的这种侠义举动，自然是钦佩的。

“张小姐，你这是……”李掌柜又发问了。

“回成都。”

“你是成都人？”

“嗯。”张小姐点一下头。

“那好呀，我也是成都人，也是回成都的。这样说来我们是同乡了。”

“一路上要多承你照顾了。”

“当然，那是当然，俗话说，美不美，乡里水，亲不亲，故乡人嘛。”

于是大家都承认李掌柜对于张小姐在旅途中亲切照顾的合

理性。他们两人也相顾一笑。

但是他们两个笑的是，他们昨天在“七贤庄”^①预先排练的一节小戏，今天演出得相当出色。

2

张小姐，——天知道该叫她什么，前几天她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李主任报到的时候是自称叫黎林的。我们还是恢复她的本来面目叫她黎林吧。不过也只有李主任一个人知道。

几天以前，黎林从延安坐八路军的军车到达西安七贤庄，向李主任报到。李主任对她讲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得到通知，你在这里是过路客，你的名字和行踪不得让这里别的同志知道。在这里我们姑且叫你小林吧。你在这里面，不要和任何同志见面打招呼，你听候我们安排上路就是了。”

于是黎林在七贤庄又改叫小林了。

小林问李主任：“李老，我怎么个走法呢？”

李主任说：“坐商车，搭黄鱼，一切由我们来安排。只是你这一身八路军的军服要脱下来，改穿一般女人穿的衣服上路，我给你找一身合式的。”

小林说：“我这里有，前两年我去延安的时候穿的衣服我带出来了。”

“那好，要打扮得象个小姐模样，你的身份是回成都去的女大学生。”

李主任是七贤庄里有名的“化装师”。从他这里经过的男女

^① “七贤庄”，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座落在西安七贤庄。

青年，何止几百几千，都要化好装，经过他的鉴定，认为合格，才能上路。他善于看人，确定该装扮成什么样的人走路最好。他那里准备有各种不同样式的衣服。他一见小林，身材适中，长得漂亮，有一双水汪汪的会说话的眼睛，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嘴巴，从那里吐出来的声音又是那么亲切和清亮，是一个道地的小姐模样，打扮成小姐上路最合适。

小林又问：“我一个人上路吗？”她对于装扮成小姐，孤身上路，多少有些担心。

李主任早就想过了，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又打扮成嫩鲜鲜的象一枝花，孤身上路，怎么能放心？没有一个老于世故，在这条路上和三教九流的人都说得起话的老交通员护送，他不放心。他回答小林说：

“不，我们派一个在这条路上跑得很熟的交通员护送你走。不过你们最好装做是上卡车以后才认识的。你走以前，我叫他和你碰个头。”

小林在七贤庄关了几天，象坐了几天禁闭一样，没有和任何一个同志打招呼。在七贤庄工作的同志早已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不和从这里过路的任何同志打招呼或交谈，哪怕是原来熟朋友，也要装做不认识。小林到这里来了以后，大家在吃饭、洗脸、上厕所见了她，根本不和她打招呼，好象在这里她根本不存在似的。小林回想起在延安时候，同志间那种亲亲热热地说笑和打闹，唱歌和跳舞的生活，真感到有几分寂寞。但是她知道这是纪律，这是白区工作所需要的，她必需努力习惯起来。

小林上路的头一天，李主任到她的房间里对她说：“脱下你的军装，穿上你的小姐衣服吧。我要把你介绍给护送你走的交通员了。”

李主任告诉她说要脱军装，她想既然到了白区，脱下八路军的军装，这是自然的事。可是今天真要她马上脱下军装的时候，却象一个意外的晴天霹雳落到自己的头上一般，感到震惊。这八路军的军装对她来说就意味着革命，意味着生命，这身粗布衣服，早已和她的身体融合在一起了。自己的心里，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两年以前初到延安，脱下小姐衣服以后，第一次穿上八路军军装时候的那份喜悦之情，就象一个少女出嫁时第一次穿上她最心爱的嫁妆一样。她把那粗布灰军服上的每一块布，每一条粗线都抚摸过了，她把左臂上钉上的“八路”臂章偷偷地吻了又吻，热泪不禁落了下来。小时候，她的妈妈好不容易才给她缝了一件新衣服，过年的时候给她穿上，她也曾这么喜悦得落过泪，然而不能和穿上八路军军服给她带来的喜悦相比。她知道她穿上这一身军装，便得到了最高的荣誉，这意味着革命、崇高、神圣。她是下了决心的，要穿着这一身军装走向战场，穿着这一身军装和敌人拚杀，穿着这一身军装在战场上倒下去，用自己的鲜血来染红它。然而，现在李主任却要她马上脱下这身军装来，这怎么受得了？虽然她点头答应了，却一直在磨磨蹭蹭，不想脱下来。

李主任早就看出来，象她这样不肯脱下八路军军装的同志，他见得多了。他象一个慈爱的爸爸对自己的女儿说话一般，劝小林说：“一个人只要心里想的是八路军，干的是革命工作，外表穿什么衣服都一样。你一个人脱下军装，不正是为了更多的人有朝一日穿上军装吗？你出去干什么，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总有一天要回‘家’，还要从我这里过路，我保证还给你一套好军装。”

李主任口里在这么说，心里却触发了无言的感伤。从他这

里经过到国民党地区去工作的同志是不少的。他们从延安坐军车出来，到了七贤庄，都要脱下八路军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大家把军装脱下来交给他时，几乎无例外地都要他替他们好好保存，都说回来以后要穿的。李主任也总是在他们迟迟不肯脱下八路军军装的时候，象今天对小林说的话一样，保证把军服保管好，等待他们回来，还给他们。但是出去的同志却很少回来，他的保管室里堆的军服越来越多，堆成老大一堆了。他每次把新来的同志脱下的军服送到保管室去，谨慎地叠好，放上去的时候，都要默默地念着：“没有回来，他们怎么样了？”也许很多同志还在国民党地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也许有些同志永远不会回来了，已经在那里献出自己的生命。李主任总是久久地抚摸那些衣服，陷入漠漠的哀伤里去。但是他仍然象往常一样，把军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希望有一天，他们还要回来，他将还给他们一套好军装。他今天催小林脱下军服，对她作了同样的许诺。但是他瞅着小林，看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充满着活力，她将出去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呢？会不会也是一去不回来呢？他简直想搂一搂小林，象搂住自己的女儿一样。多么好的孩子，但愿你出去加倍地小心，不要叫豺狼叼去了。我在这里一定把你的军服保存好，等着你回来，我将让你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八路军军装神气地回到延安老家去。

“我一定替你保管好，我等着你回来，好女子。”李主任不期而然地抚摸着小林的肩头，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这些话小林明白，又何劳李主任反复地说呢？她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早就想到出去要脱军装的事了，并且对她的爱人象发誓一样地说过，决不会为脱军装而闹情绪。但是那终究是在她自己心爱的人面前，习惯地表现出矜持神态的时候说的话，是在

极其冷静的理性思考之下说的话。现在真要脱了，却有要从自己身上剥下一层皮来一样的不愿意。人到底不全是用理性的细胞组成的，而是有感情的呵。不过她终于努力克制自己，用理智来说服自己：这总不如在延安的时候，她把组织上调她出去工作的通知告诉她的爱人黎木，从此要和爱人分别那么叫她难受吧；总不如她离开延安的时候，爬上汽车，望着木然站立在那里的黎木，望着延安的宝塔，延河水，窑洞和北方特有蓝澄澄的天那么依依难舍吧。

她望着李老那么同情而又期待着的神情，她突然清醒起来，她没有等待李老对她再说一句催促的话，安慰的话，已经把八路军军装的上装脱了下来。

李主任不住点头，“这倒是一个坚强的女同志。”他这么想，却没有说出口来，只说了两个字：“好，好。”

等李主任再到小林房里来的时候，小林已经脱完军装，穿上了她过去从成都穿到延安的浅咖啡色的旗袍和红色毛衣，一下子显得顾盼自如，光彩照人。不仅李主任看了有几分惊讶，连她自己也觉得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李主任还是只说了那么一句称赞话：“好，好。”

小林已经把军装叠得整整齐齐的，用一块包袱布包起来，她写好一张条子，放在包袱里，交给李主任说：

“李主任，请你费心托便人去延安的时候，把这套军装带回去交给我的爱人黎木吧。叫他替我好好保存起来，我将来要穿的。”

李主任没有想到她找一个更牢靠的办法，保管她的军装，可见她是有信心要回来的。他接过包袱，说：“嗯，我一定带到。”停了一下，他发现小林那样心神不宁的样子，早已猜到八九分，他

故意逗小林似地问她，脸上还微露出神秘的笑容：“你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我带回去的吗？”

“别的？没有了，没有别的东西了。”小林老实地回答，除开这一套军装，她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可以带回去的了。

李主任却还在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小林，好似说：“你真的没有可带的了吗？”

“哦，哦。”小林这才悟了出来，李主任要她带回去的是什么东西了。小林的脸勃地红了起来。在李主任的鼓励的眼光下，她终于说出来：“这样吧，我写一封信，托李老带去。”

“这就对了。”李主任笑了。

小林把头转了过去，泛着红光的脸看不到了，可她的颈脖子泄露了她的心思，红到脖子根了。李主任其实早有这样的经验，凡是自己出去工作，爱人还留在延安或根据地的同志，交出军服的时候，总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

“好吧，你写好了交给我就是了。”李主任的体贴入微，使小林十分感动，他简直象一个老爸爸一样。李主任却觉得替他们这些青年夫妻办这样的好事，本来也是交通联络站的任务之一呵。

李主任走到门口，向门外叫了一声：“老李。”

一个三十几岁的同志应声走了进来。李主任给小林介绍说：“这是老李同志，上路以后，他就是李掌柜了，他名义上是在川陕路上跑单帮的。”

小林和老李握一下手。李主任又把小林介绍给老李说：“这是小张，上路以后，就叫她张小姐，注意，她是从西北大学回成都去的学生小姐。”

小林并没有因为李主任忽然又把她改姓张而感到惊异，正

如她一到七贤庄李主任就把她改姓林一样。

老李——天知道他是不是真姓李——向小林——哦，该改口叫她为张小姐了——有礼貌地笑了一下，拱一拱说：“张小姐，这边有礼了。”颇有几分油腔滑调的样子，小张并不以为奇怪，她知道，这是一个跑单帮的人应该具有的神情。

李主任说：“明天你们上路，要在卡车上装作是新认识的。你们两个今天把明天要演的那场戏的台词对一下吧。”

3

卡车继续在蜿蜒南去的川陕公路上奔跑。下了大巴山，进入四川境内之后，公路的路面，似乎比较平顺一些，不那么颠簸得厉害了。卡车沿着嘉陵江，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跑下去，摇来摇去，正好象一个摇篮，不多一阵，把大家都摇入了梦境。

张小姐却不一样，在小阳春的暖洋洋的太阳照射下，坐在软和的被盖卷上，背靠车厢板，听任卡车的摇晃。这本来是很容易被摇入梦境的，但是她却没有，她还贪婪地观赏着这巴山蜀水的风光。她几乎是有意期待着触景生情，把她带回到自己甜蜜的回忆中去。过了不多一会，她果然如愿以偿，被摇入似梦非梦的幻境里去。

也是这样的不冷不热的小阳天，也是坐在这样的卡车上摇来晃去，只是不是向成都的方向往南开，而是向西安的方向北上。她也是贪婪地观赏着一路上的青山绿水，阳光把大巴山照得这样妩媚，把嘉陵江照得这样的碧绿。只是坐在卡车上她对面的不是李掌柜，而是上车以前才认识的“亲哥哥”黎木，一个和她一道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去的青年，一个二十多岁年纪的大

学生。

她记起来了，就是在成都车耀先老师的家里，她得到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车老师告诉她说，她已经被批准到延安去了。她跳了起来，抱着她的好友、车老师的女儿车英大笑不止。

“太好了，太好了！”

“你疯了？”车英也欢喜得笑个不住。

许多天来，她一直想望着而又惴惴不安的事，没有想到这么快得到了如此满意的回答。几个月来，当她在车老师家里听到说，哪个人到延安去了，她的心里就象揣着一个小兔似的跳个不停，她也多么想到延安去呀。一代青年，如果有一点血性，想真正为民族解放尽一份力量的话，谁愿意窝在这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谁愿意受这种“抗日有罪”的窝囊气？谁不想奔赴革命的圣地，抗日的中心延安去？谁不想到那里学好打仗的本领，转到华北抗日前线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啊，延安，她从车老师的口里，从《新华日报》上，从许多新书里，了解到令人向往的情景，在那里可以公开学习革命的道理，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和演戏，那是多么快活和自在呀！

但是她听说别人去了，尽管羡慕，却不敢向车老师提出来。她有好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算什么呢？我哪有被送到延安去的福气呢？几次的欲言又止，早已被车老师看出来。当她偷偷地向车英嗫嚅地说出自己的愿望时，心里咚咚乱跳。今天她被车英叫到车老师的家里去，她走到车老师家门口，简直不敢进去，她害怕听到一个“不”字。但是她一进门突然听到的却是车老师的一句话：“组织上批准你到延安去了。”

啊，批准了，太好了。她抱起车英只管笑。

“你疯了？”车英骂着她却同样流着高兴的眼泪。

“我想唱歌，我多想唱歌呀。”她叫起来，并没有得到车老师的允许，竟低声唱起来：

“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
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

“你到延安去，尽有时间让你放声歌唱，现在还是来研究一下关于你上路的事吧。”车老师也被她的歌声感动了，但是现在最要紧的是研究如何冲破重重难关到达延安的问题。国民党的特务在去延安的路上，到处设立关卡，对于到延安去的青年，他们是不惜斩尽杀绝的。他们已经在西安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青年集中营，专门关押想去延安被他们拦截住的抗日青年。

这个时候，有一个青年走进车老师的家里来，他喊：“车老师。”

“好，黎木，你来了。正等你呢。”车老师欢迎这个青年进来，握一下手，望着小徐介绍起来：

“这是小徐，和你一块去延安的。”

“哦，小徐。”他伸出手去，小徐没有一点不自然的神情，很随便地伸出手去握了一下。车老师把这个青年介绍给小徐：“这是黎木，黎明的黎，木头的木，和你一起走。”

车老师和他们研究一阵他们上路的问题。其实也没有多少可研究的，车老师早已为他们筹划好了。车老师说：

“为了走路方便，你们两个以兄妹相称吧。黎木，你是哥哥，小徐，你是妹妹。你们两兄妹是去西安上西北大学的。证件我这里准备好了。”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听车老师安排就是了。车老师转身对小徐说：“小徐，你是他的妹妹了，既然他姓黎，你就不能姓徐了，也要改姓黎。至于名字，你随便想一个吧。”

车老师说得那么自然，好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呀，哥哥既然姓黎，妹妹能不姓黎吗？但是小徐听了，却在心里感到不是滋味，甚至感受一种莫名的委屈。他姓黎，我也得姓黎，女的一定要跟着男的姓，他为什么不可以改成姓徐呢？反正是假姓假名嘛。

但是她没有在车老师面前作任何表示，姓黎就姓黎吧。只是在要她随便想一个名字的时候，她却突然灵机一动地说：“我就叫黎林吧。”她心里想，你的名字只有一个“木”字，我的名字有两个“木”字，比你还多一个“木”字呢。但是她也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

车老师说：“也好，你从此就叫黎林吧。我在证明文件上就这么写了。”

黎木却补充说：“我看不如在‘林’字边加上王旁，叫黎琳。”

车老师点头，表示同意，很欣赏黎木的机灵。黎琳当然更象一个女人的名字呢。

可是小徐却不以为然。她认为黎木没有给自己改名字的权利。她表示异议说：

“为什么非加上个王旁不可？”

黎木认为这是毫无问题的问题，回答说：“那样才象一个女人的名字嘛。”

“为什么女人的名字就要沾上花呀，草呀，玉呀，男人的名字就是金呀，宝呀，石呀；女人只能叫什么淑呀，贞呀，慧呀，男人却是栋呀，梁呀，柱呀的呢？”小徐理直气壮地说。

黎木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经小徐这么一说，却引起车耀先老师的注意。这小女子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是向世俗的传统观念挑战呢。自己也不期而然地同意黎木说的加个王

旁，不也是有旧思想意识的烙印吗？于是他赞成小徐的意见，说：“尊重你的意见，林字不加王旁，就叫黎林吧。”

车老师这么开明，小徐十分感动，黎木本想坚持他的意见，要在林字上加个王旁，使之更象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有什么不好呢？但是他想，和这位新认识的女同伴不熟，还是不和她争论的好，他再也没有说什么。黎林却洋洋得意地看了他一眼，象打了胜仗一般。黎木心里感到微微的不惬意。

“黎木，你一路上要当心，好好照顾黎林哟。”车老师最后对黎木作交代。

“嗯。”黎木老实地地点下头，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敌意地看黎林一眼。黎林本来以为，这一下，黎木会要得意洋洋地看她一眼，以示报复的了。黎林明明知道车老师的交代是必要的，却仍然在自己内心里微微感到不愉快。

4

黎木和黎林以两兄妹的身份，踏上了去西安的途程。黎木一路上真是待她象亲妹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只是一直没有喊她“妹儿”。

才上卡车，黄鱼客们都纷纷抢占最好的坐位。有长途旅行经验的人都知道，到西安这不是一个短途，在卡车上日晒雨淋十天八天，不是作耍的。特别是卡车上风很大，灰又多，谁不想抢先占一个靠最前面挡风的地方，垫上被盖卷舒舒服服地坐上？黎木上车算是麻利的了，他满心以为可以为黎林抢到一个最前面的挡风木板下的位子。可是因为要把黎林的被盖卷提上来，又要用手拉黎林上车，偏偏黎林不肯让他搭帮手，要逞能，自己